

## 我的“三个乐理”观 -2

——“从来如此，便对么？”

舒泽池

半夜醒来，突然想起鲁迅先生的发问：“从来如此，便对么？”  
(《狂人日记》)

中国视唱的“从来如此”，是“固定唱名法”。这是中国人的发明，外国人不这么叫，国外公认的叫法是“Fixed-doh”，翻译过来应是“固定 do”，少了一个“do”，意义上有天差地别。

莫扎特有一首名曲《费加罗咏叹调》，音乐主题是这样的：



按照中国的“固定唱名法”，唱名“固定于”音名，学生以为按照“sol-mi-sol-mi-sol-fa-re, fa-re-fa-re-fa-mi-do”来唱便对了。

有人将这首曲子编入视唱曲集，调号改为 2b，如下：



于是学生唱作：

“fa-re-fa-re-fa-mi-do, mi-do-mi-do-mi-re-ti”，从音名上

说，没毛病。

但是这个“唱名法”没有告诉他：其实 E 和 B 是降的，是 Eb 和 Bb。

于是我听过不少学生这样唱：



老莫听见肯定气疯：这不是我写的！

这不是中国人的错，“Fixed-doh”本来就不包括各种变音记号：

“In singing a melody, the name for each note is sung without regard to any accidental.”（摘自一本美国视唱教材中的定义）

其实，“Movable-doh”的唱名，倒是包括了变音记号，一共有 17 个唱名。

中国的视唱老师很少告诉学生：事实上每一个字母音名都可能有 5 种不同的音高（见附录），也就是说你按照字母名称唱出来的音高，根本没有唯一性，谈何“固定”？

于是负责的老师会告诉学生：看哪！这里有变音记号！你应该唱 Eb 和 Bb。

但是问题又来了：我怎样找到并唱准 Eb 和 Bb？

答：通过白键 E 和 B 啊！分别将这两个音降低半音就是了！

最严重、最可怕的问题就在这里：用这种方法是可能唱准这条视唱中的 Eb 和 Bb 的。

首先，人不是机器（也不是乐器），不可能根据 E 和 B 的物理音高数值，减去准确的 100 音分，然后唱出来。

更重要的是：2 个 b 号调式中 Eb 和 Bb 的音高，并不是“变化音级”，恰恰是“自然音级”（后文还会涉及）。

我就遇到过这样的实例：录音时，一群受过专业训练的歌者，唱不准 G 大调中的 F#，努力从钢琴的白键 F 往上找，还是不能一致，就没人知道要唱准这个 F#，不能从 F 往上找，而是必须要从 G 往下找，因为 G 是调式的主音（即 do），F# 是导音（即 ti），比 G 低小二度（而且这个小二度还是“小的小二度”，小于钢琴上的 F#-G）。

我怀疑许多视唱老师都是通过“由白键找黑键”的方法来帮助学生，其谬误在于：将调号中规定的黑键音，当成是变化音级，所以中国的视唱教程才会按照调号的多少排列，因为调号越多黑键就越多、所以难度就越大嘛！

由此产生的怪现象，便是许多学生学了多年视唱，还是只能“唱到”（这个词十分奇怪）2-3 个调号，见了 4 个以上都会犯晕。（不好意思，连音乐剧插曲《Memory》都唱不下来）。

这是根本性质的错误，也是背离“调性乐理”的必然后果。要“唱

准”视唱，不能靠“音找音”，必须根据调式。在上面这个 G 大调的例子，只有找到①（G），才能找到⑦（F#）。因为无论在什么调性，①和⑦之间的音程关系都是固定的（是一个“小的小二度”）。——这才是真正的“固定唱名法”（“固定调式音级唱名法”）。

虽然我国现行乐理（尤其是视唱）体系十分强大，相当稳固地施行了至少是 70 年以上，确实是熟门熟路，确实是“从来如此”。但是，“从来如此，便对么？”我感觉鲁迅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另一个“世纪之问”。

附录：同样是音名“D”，可能有 5 个音高

261.626Hz（重降 D）

277.183Hz（降 D）

293.665Hz（本位 D）

311.127Hz（升 D）

329.829Hz（重升 D）

（写于 2022 年 9 月，修改于 2023 年 7 月）

**COPYLEFT 作品**

**版权所有 · 自由传播**

